



(儿童剧)

暴风雨中

(苏) 符·符拉基米洛夫 著
启 范、柳 蔚 译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PDG

儿 童 剧

暴风雨中

[苏]符·符拉基米洛夫著

启 范、柳 蔚 译

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八年·济南

В ГРОЗУ
В. ВЛАДИМИРОВ

《ВОЖАТЫЙ》

№. 5 1955г.

暴 风 雨 中

〔苏〕符·符拉基米洛夫著

启 范、柳 蔚 译

*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济南经9路胜利大街）

山东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01号

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山东分店发行

※

书号：2009

开本 787 × 1092 1/28 · 印张 11/14 · 字数 11千

1958年5月第1版 1953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,100

统一书号：R10099 · 547

定 价：（3）0.07元

人 物：

边防軍人甲、乙

嘴丽姬

薩 沙

托里亞

史米尔諾夫

（舞台：幕的前端樹一棵。边防甲上，接通安在樹上的電話。）

边防軍甲：（對話機）松樹……松樹……我是白樺……我是白樺。請你轉告七號：在一——四四地區上空，從飛機上投下一個跳降落傘的人。（重複一遍）在一——四四地區上空，從飛機上投下一個跳降落傘的人。

（燈熄滅，台前端的另一邊，燈光照亮了正在對電話機說話的边防軍乙的臉。）

边防軍乙：鴿子……鴿子……我是鷹……我是鷹。請你轉告七號：在一——四四地區上空，從飛機上投下一個跳降落傘的人……

（燈光熄滅了，黑暗中起了暴風雨；雨聲、風的呼嘯聲、愈來愈響的雷聲。

幕开。台上隱約出現了一座破旧的小屋子的內景，牆是木头的，一条粗糙的凳子，快要倒塌的爐子。門，和一扇沒有框子的矮窗戶。閃电。后台响起了噶丽姬在远方的喊声：「同學們，到这儿来呀！」一会儿噶丽姬、薩沙、托里亞連說帶笑地跑进了門。他們帶着手风琴、吉他和背囊。）

托里亞：到底赶到了！还没有淋透！

薩沙：跑的多么快！（拂拭周身）噶尔卡（注①）跑在最前头！

托里亞：（笑着說）在学校里赛跑的时候她老是不及格，可是現在跑的象声音一样快！这间小屋子还是她先发现的呢！

噶丽姬：（放下背囊）怎么能不慢跑……你們知道嗎，我是多么害怕暴风雨？要是在家里，我早躲到衣櫃里去了。

薩沙：这儿沒有衣櫃，你躲到哪里去？

托里亞：躲到爐子后面唄。

噶丽姬：啊呀，不，那里大概有灶螞子。

托里亞：你这胆小的家伙，噶尔卡！暴风呀！灶螞子呀……

我可什么也不怕。

噶丽姬：什么也不怕？

托里亞：什么也不怕。

薩沙：我知道，有一种东西你一定害怕。

托里亞：什么东西？

薩 沙：抓个活蛤蟆来，放到你怀里，那时你就知道，会叫得多么厉害啦！你們說是不是？

噶丽娅：当然囉，一定要叫起来的。

托里亞：也不过是說一說罢了……敢抓蛤蟆！你們自己也会大叫起来的。（打量四周）你們相信这屋子里没有任何人住嗎？

薩 沙：可能是……我們不管这一套。主人回来了，我們也在这儿。〔你們好！生活得怎样？〕

噶丽娅：（仔細察看每一个角落）唉，你們，偵察員們，仔細看看吧，这里有五年沒住人了。

托里亞：（瞅爐子）爐子有十年沒生过。

薩 沙：（也瞅）只会多不会少。

噶丽娅：（从爐子后边，吃惊地）同學們，快看我找到了个什么东西！

托里亞：（跳起来）在那儿？什么？

噶丽娅：（从爐子后面跑出来，手里拿着飯盒）飯盒！

薩 沙：（拿飯盒、反复察看）真正軍用的！我爸爸打仗回来也帶回这么一个来。

噶丽娅：真有意思，它怎么会到这里来了呢？

托里亞：旧的不象样，——都要锈出窟窿来了。

噶丽娅：不，还不算太坏。（把它放到爐子上）

托里亞：你想用这个煮飯？

噶丽婭：我不想煮飯，但是要請你們吃点好东西。我現在就去拿，你們先把爐子生起来，有点火更愉快些。（打开小包，薩沙往包里瞧）

薩沙：（狂喜地）安那托里（注②），看，油炸包子！

托里亞：（对噶丽婭）你怎么想到要帶这个呢？

噶丽婭：这是媽媽放进去的，她說，要不在路上你們要餓的。

薩沙：（庄严地）我代表我們的文娛小組向你致謝。

托里亞：（戏剧式地行礼）而我个人代表我自己。

噶丽婭：你們鬧够了，最好去弄点木柴来。

托里亞：哪儿去弄？

噶丽婭：哪儿去弄？森林里还找不到木柴？

薩沙：（往窗外張望）你看，这么大的雨，——干树枝都淋湿了，燒不着。

托里亞：（在爐子后边寻找）这里有木柴。（打噴嚏）这么多尘土！（抱出一大抱干树枝）

薩沙：現在應該去找点白樺树皮引火。

托里亞：到哪儿找樺树皮？这里好象沒有白樺树。

薩沙：这儿有个樺树做的木墩子。（指着樺木墩子，这木墩子看来是作凳子用的）托里亞，給我小刀。

托里亞：（扔過小刀）接住！

噶麗婭：（打寒噤）怎麼有點涼起來了。咱們馬上把爐子生起來，烤烤火，該多有意思啊！

托里亞：（折樹枝）我們趕不上會演才有意思呢。

〔把干木柴放進爐子里〕

薩沙：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遲到，特別是我——我還要到那兒去找沃瓦·阿列克謝燕柯。

噶麗婭：誰？是「勝利」集體農莊的嗎？是和我們自然科學研究小組的組員們通信的那個人嗎？

薩沙：（剝樺樹皮）對啦。

托里亞：你找他干嗎？

薩沙：我要把一種植物拿給他看看。這是我認識的一個小伙子把它放在信里從中亞細亞寄給我的。

噶麗婭：多麼有意思！拿出來看看。

薩沙：（走過去，從口袋裡掏出一個小紙包，小心地打開。拿出一棵干草）這就是。是不是很好看？除了中亞細亞，什麼地方也不生長這種植物。

托里亞：（嘲笑地）好看極了！真有這些古怪人——在信里把這些破草寄來寄去。唉，你呀，巴噶涅里博士！想要穿過森林「行軍」！「冒險」！現在你可冒險去吧，——呆在這座小破屋子裡，雨下的沒個頭。還不如在那裡

等到把汽車修理好……

噶丽婭：不要緊，在萬不得已的時候，冒着雨也要走到。

托里亞：我們自己倒能走到，可是手風琴要弄壞的。

薩沙：那我就沒臉見安娜·彼得洛夫娜了。她叫我把手風琴放到汽車里，可我把它帶到身邊，想在休息時間再排演一次。

托里亞：我們都應該排演一次，尤其是噶麗婭。

噶麗婭：為什麼尤其是我？

托里亞：因為上次你在學校的游藝會上把「克雷洛夫的寓言『布谷鳥和公雞』」說成了寓言洛夫的克言『布谷鳥和公雞』！我在後台差一點沒鑽到地底下去。

噶麗婭：（害羞地）你記得這次游藝會是什麼時候開的？期末考試以後。所以沒啥可說的。薩沙，給塊樺樹皮。

薩沙：（遞樺樹皮）拿住。

托里亞：（把火燒得更旺）多麼好的火！

噶麗婭：（從背囊里拿出包子）多麼好的包子！

托里亞：喂，噶麗婭，我的好朋友，給我個帶白菜餡的包子！

薩沙：安那托里，你今天的情緒帶有詩意。

托里亞：（嚼着包子）不只是今天。我能作一整篇詩來贊頌白菜包子呢。

薩 沙：試試看吧。

噶麗婭：來吧，開始。

托里亞：（裝着很神氣的樣子）啊，如果我能在這首詩中

……

薩 沙：底下呢？

托里亞：把白菜包子來形容！

噶麗婭：妙極了！是個真正的詩人！

薩 沙：好啦，烤烤火吧！

托里亞：等等，把火生旺點呀。

薩 沙：又帶韻了！好吧，你作詩，我來練習一次。（拿起手風琴，坐到樹墩上：拉起來。同學們听着）

噶麗婭：（往爐子裡看了一眼）你們看，火眼看就要滅了，還要樺樹皮。

薩 沙：馬上就去拿。（放下手風琴，彎身往木墩上瞅，發現了什麼）哦！同學們，看呀，我發現什麼啦！……

〔噶麗婭和托里亞跑到他跟前。

噶麗婭：在哪兒？

托里亞：發現什麼啦？

薩 沙：（拿出一張小紙）這兒，裂縫裡塞進了這麼張紙。

噶麗婭：給我們看看。

托里亞：這是張字條！

噶丽娅：多么有意思！快念念！

薩沙：太黑了，什么也看不清……應該把火生旺了。

〔三人跑到爐旁。〕

托里亞：現在（使勁往火上吹氣）准备好啦，坐到这儿来。

（都坐到火跟前）念吧！

〔薩沙費勁地辨別字条上所写的东西。〕

薩沙：現在能看清字了……用鉛筆写的……是塊旧的黃色的紙……（念）「亲爱的同志們，蘇維埃人們，給你們写信的人是『保卫祖国』游击队的偵察員伊万·魯堅柯。」

〔同學們互相交換眼色，俯着身子更靠近字条。〕

明天我們就要离开这儿，也許不会回来了，但我要留下這張字条；也許有人会找到它，并想起我們曾怎样为祖国战斗过，怎样日日夜夜打击着法西斯强盜……」

噶丽娅：（忍不住了）哦！

薩沙：（严厉地瞅了她一眼，繼續念道）「虽然我只有十四岁，但我得到了政府的獎賞。赶走敌人以后，我还要重新到学校去学习，还要……」

噶丽娅：你怎么的啦？往下念呀。

薩沙：（細看）下面都弄破了……什么也看不出来。

托里亞：太可惜！很想知道，他底下写些什么。

薩沙：（激动地）瓦尼亞^{（注③）}·魯堅柯……十四岁……游

击队偵察員！这才是生活呢！看看他吧，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呀！

托里亞：（打断，激烈地）什么样？一个最普通的英雄，就是这样！

噶丽婭：（跳起来）你說什么？难道英雄有普通的嗎？

托里亞：按你的想象，他的身量一定有天花板那么高，肩膀有六尺多寬吧？完全不是——他和我們一样，他那时年紀正和我們現在一般大。我要处在那样的环境里，可能和他一样，我也能成为英雄。

噶丽婭：知道嗎，同學們？讓我們把這張字条在队会上宣讀，然后再到这座小屋里来一趟。

托里亞：我們要尽量打听到，瓦尼亞以后怎么样啦。

薩沙：他能不能恰好住在我們这一区的什么地方呢？

托里亞：等一等！我們农业机器站的負責人也姓魯堅柯！也叫伊万！

薩沙：不对，不是他。年齡不合——他已經五十多岁了。也許这个魯堅柯是別的地方来的？我听說，在這一帶的森林里，布良斯克的游击隊員曾經活动过。

托里亞：也許是这样。但我們总得找！

噶丽婭：一定！同學們，想象一下吧！森林，四周都是敌人，瓦尼亞住在这座小屋里幻想着，將來怎样学习。

薩沙：（環視四周）也許，當時這裡就和現在一樣……爐子里火在燃着。我爸爸當過游擊隊員。他對我說，他們地窖里幾乎總不斷火。他時常把一些情形講給我聽，不然就說：「給我奏一個『在地窖里』吧」。那時他們經常唱這支歌……

噶麗婭：薩沙，給我們拉拉這支歌。

托里亞：（遞手風琴給他）來吧，好薩沙，開始吧！

薩沙：（一邊拉，一邊開始小聲唱道）

火光在小小的爐子里閃亮，

干柴上的樹脂象眼淚一樣，

在這地窖里手風琴為我歌唱……

〔同學們邊聽邊沉思。雷聲越來越大了，閃電照出了站在窗外的一个人，后来他进了屋，一声不响地在門邊停住，站着听。他身穿雨衣，皮帶上系着軍用挂包。噶麗婭轉身往爐子里去加柴，發現了他。〕

噶麗婭：哦，這是誰？

〔同學們急忙站起來〕

史米爾諾夫：（微笑着）一支好歌……不想打斷了。沒想到在這裡能碰上文娛小組。你們好，孩子們！讓我們彼此認識一下吧——我是史米爾諾夫·伊萬·伊萬諾維奇。

薩沙：您好！

噶麗婭：哦，吓了我一跳！您不聲不响就進來了……您好。

史米爾諾夫：繼續玩吧，繼續玩吧。下一個節目是什麼？

托里亞：什麼節目也沒有，我們就這麼玩玩。

史米爾諾夫：那就繼續這麼玩吧，我現在休息一會兒，聽一聽。（脫下雨衣，放到凳子上，坐到爐旁，疲倦地把雙腿伸直）我的確是累了：一清早就在森林裡來回地走。自己也覺得好笑，但是事實是這樣——迷路了。

薩 沙：在我們這一帶森林裡很容易迷路。

噶麗婭：當然囉，容易迷路。特別是大路小路都不認識，您，大概是第一次到我們這兒來，對嗎？

史米爾諾夫：對呀，怎麼叫你猜對了呢？

托里亞：秘訣不大——最近一個月我們這兒很熱，可是您一點也沒晒黑。

史米爾諾夫：（微笑）啊呀，你們真是些名符其實的偵察員，我到本地才來了兩天。出差來了，為的是更進一步熟悉你們這兒的植物。我是專門的植物學家。早上就準備到葉里諾去，我已經用電話和那里的主席耶爾馬科夫商量好了。

薩 沙：（驚奇地）和耶爾馬科夫？要知道他……

〔突然想起了什麼，沉默起來，愕然地望着同學們。他們沒發現這一點。〕

史米爾諾夫：他怎麼啦？

薩 沙：我想說，他可以派輛汽車或找匹馬來接您。

〔垂下眼皮，專心想什麼〕

史米爾諾夫：不，我特意決定步行，好沿路采集點野草什么的。不想只顧欣賞風景，迷失了方向，而現在又是暴風雨。哪里去呢？不得不到你們這兒來作客。

薩沙：（激動地）請來吧，我們很歡迎客人。

噶麗婭：（對史）您知道嗎，為什麼薩沙這樣喜歡您？

史米爾諾夫：為什麼？

噶麗婭：因為您是植物學家，而他又是自然科學研究小組的組長，植物學這門功課老考五分。

史米爾諾夫：那麼說我和你還是同行？（注視薩沙）想順便看看我準備作標本的植物嗎？我采集了一點。

薩沙：請拿出來看看吧，我想采集大批的標本，但總沒時間。

托里亞：我和他正在裝配一架玩具式的錄音機。不久以前把噶爾卡唱的歌錄下來了——結果好極了，嗓音完全象

……

噶麗婭：（關心地）象誰的？

托里亞：象我們那頭名叫瓦西卡的山羊一樣。

噶麗婭：我再也不為你們那討厭的錄音機唱歌了。你們也別再要求我了！

薩沙：（笑）不過我們把它徹底改造了。

噶丽娅：反正我也不再唱了！

〔史米尔諾夫从挂囊里拿出植物，同学们欣赏这些标本。〕

薩沙：（仔細观察每一草莖）这完全是本地植物嗎？

史米尔諾夫：既然是在本地采集的，当然就是本地植物。

噶丽娅：有几样我不認識。这是肺形草，这是毛毡苔，这是兔皮蒿苜。我吃过，有点酸。

托里亞：这种草名叫剪秋罗。名字很好听，是不是？

史米尔諾夫：（以教訓的口吻）你們，孩子們，要学会評價自然界中的一切，其中也包括植物，不要从它的名称是否好听或外表形狀出发，而要看它有沒有益处，就象米丘林所教导我們的那样。

薩沙：对的。（噶丽娅和托里亞在弄爐子。薩沙瞅了他們一眼，更靠近史米尔諾夫，放低声音对他說）我在这儿找到了一种草，同学们嘲笑我，說不好看，也許，它是有益处的吧？（从口袋里掏出小紙包，拿出草交給史米尔諾夫，史观察这棵草）您認為怎么样？

史米尔諾夫：我認為也是这样。

薩沙：它在哪方面有用处？

史米尔諾夫：一兩句話說不清楚……但为什么你單对它发生兴趣呢？

薩沙：因为在我們这一帶森林里有好几块草地上長的尽是

这种草。我想，如能利用它們該多好。

史米尔諾夫：值得称贊的想法……非常值得称贊。我在本地也发现了这种草。（收拾标本）

〔薩沙相信史米尔諾夫沒有注意他，于是果斷地走到門边，但突然一轉身，走到孩子們身旁，看樣子想說什麼。他發現史在注意他，于是走到窗戶跟前，朝窗外望，在想什麼。〕

史米尔諾夫：少年們，你們要到哪儿去？

托里亞：到杜布洛甫卡去参加游艺会演。

史米尔諾夫：噢……噢……（若有所思地）就是說，到杜布洛甫卡去？而我要到叶里諾去。我一个人走恐怕到明早才能到。我是無論如何也要到那里去的——就象俗語說的，就是爬山涉水也要去。我在那里的工作很重要——那个集体农庄今天要作一个試驗。如果我迟到了，事情就要往后拖延一整年的。

〔同學們沉默着。薩沙抱着手风琴，坐在树墩上，輕輕地按着琴鍵。史帶着疑問的目光望着每个人。〕

托里亞：本来我們是很乐意送您的……

噶丽婭：現在不是正在暴风雨中？

托里亞：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象你一样的怕暴风雨。要不我們是高兴送的，但是無論如何也不能不参加会演，我們不能叫全校丟臉。我們只是因为下雨才停下来。

噶丽婭：不，我們怎么也不行——整整一个冬天都在准备这